

地摊人生//文鑫杯264

原创 山东高密单立文

我爱逛地摊，对地摊一往情深。这不仅是因为我上学学的是经济类专业，对市场特别敏感，青睐经济发展，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经济线索有关，更重要的是我曾经经历过摆地摊，对地摊人生情有独钟，对地摊“方寸之间释放农村经济活力”感受颇深。

地摊体现一个城市的人间烟火。我家门口就有一个地摊夜市，物品多样而且价格便宜。

每晚出门逛夜市是我雷打不动的功课和爱好。小到瓜果蔬菜，旧书杂志，大到烟酒糖茶、五金电器，都要看一看，问问价钱。

时常花不多少钱打包买点剩余蔬菜，让乡下菜农早点回家。虽然蔬菜大多也是扔掉了，但逛菜市不空手的习惯一直保留着。当然有时也会在旧书摊上淘到自己眼中的“宝贝”。

我最早经历地摊是1985年夏天，我刚收到山东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专业的录取通知书。那时考上大学等于跳出龙门，吃上国库粮，全家高兴，人人羡慕。

但上大学要交学费，要有生活花销。虽然农业大学花费少，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家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家里的麦子是一家人的口粮，是不舍得卖的，其他的粮食还在地里长着，不能提前变现。

北栾庄我大姑家种了一点菜园，西红柿、辣椒、扁豆正上市，表妹年龄小，父亲就让我帮着摆摊买菜，好借点菜钱上大学。

通往高密城的平日路南端，东岭葛家庄东侧有一条小土路，是个小菜市场，因为比较偏僻，买菜的人少，我就选中了这里，毕竟刚开始摆摊，害口羞怕吆喝，也怕见到熟人。

这是一条仅供步行的狭窄街巷，路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小商品，可谓五花八样，样样俱全。因为正值盛夏，摊主们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，一边叫卖着生意。路过的人群一边挑选着商品，一边品评着讨价还价：“今日这菜带露水好新鲜，便宜点吧！”

“摊主答道“俺这辣椒西红柿是今早摸黑刚摘下来的，一分钱一分货啊。”

摆摊第一天我就碰到了旗台联中的同学，同学是个囊鼻子，下学后一直卖菜。同学一到菜市场就占据了最好的地角，并告诉我“酒香也怕巷子深”。果不其然，路过买菜的人都是挑好地角的地摊问价。

以后我就跟着同学学乖了，每天早来占地方，蔬菜卖得又快又好。也真正明白了书本上的那句话：要想知道栗子的滋味，就要变革栗子亲口尝一尝。

忽然不远处的摊位有人喧哗，好奇心使我使劲撒目，是个老大娘在卖鸡蛋。老大娘对自己养的鸡下的鸡蛋，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，都卖给别人了，还恐怕别人给拿坏了，就自己小心翼翼，一个一个地放进买主的提篮。

记忆中高密夜市最火的时候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，当时我在高密农行镇办上班，门前顺河路南段就是夜市。下午辖属网点下班，解款车接款后都开进不来，后来只好调整了解款时间。

夜市热闹，烟火气足。小吃摊连成一片，馄饨水饺，木炭烧烤，价廉物美，“五元吃饱”。晚上加班，我就到小吃摊喝一杯散啤，开胃清爽。

夜市促进了金融业务发展。镇办营业部是高密农行下班最晚的网点，客户存、提款络绎不绝。营业室还专门设置了零钱兑换窗口，协调进大量零币，向外兑换，很受周边客户好评。客户一提到镇办，就说是镇办的人心肠好，服务好。有时业务忙，营业室员工付错了钱，不用上门要，等客户回家点出长款来，就自动送回柜台了。

地摊挤占了马路，行车困难。汽车都是绕路，行人推着自行车就难免与地摊磕磕碰碰。那天我从镇办下班，看到一自行车的后座刮到了葡萄地摊，有几串葡萄摔地上了，自行车主没看到，只顾走远了。我看到摊主很生气，就走向前，对葡萄摊主说，我买了摔坏的葡萄吧。葡萄摊主先是一愣，继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就说葡萄已经摔坏了不能卖了，送给你吧。

后来全市大力开展文明创城，与时俱进经营城市，逐渐取消了门口摆摊，地摊关进门头房。我就又爱逛门头房，就如同小时候进供销社，赶大集。

那时候村里只有供销点，乡里才有供销社。赶集日，卖东西的都把货物摆在地上，摊位一个挨着一个。供销社也把物品摆出来，供行人挑选。集市上一片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，令人恋恋不舍。

在农行宿舍旁边夜市的拐角处，有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位，摊主是位老大爷，曾是

个技术部门领导，退休后闲不住，就为行人修理自行车、电动车，活得乐趣充实。他常对修车主说：党的政策好，恢复了地摊儿经济，城市有了烟火气，退休职工有活干就是幸福。

那个旧书摊主是个作家，出过好几本书，书法还得过奖，一举一动洋溢着浓厚的红高粱文化涵养。

地摊孕育美好生活，透着人生姿态。“黄金本无种，出自勤俭家”。练地摊或许不能大富大贵，但却也能让日子红红火火，有滋有味，活出积极向上的奋进人生。

单立文（字文方）男，1966年3月生，1987年山东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专业毕业。中国农业银行作协会员，有文学作品在报刊杂志等媒体发表和获奖。

壹点号 偶然